

分享会 | 性别平等，关乎我们每一个人

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6-10-16



你是否熟悉以下情景：

编程项目从来只要男生，女生不行，就算再努力到了关键时候反应也没男生快

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

女孩子都28了怎么还不结婚？都成剩女了

什么，他们家女的挣得比男的多？

你这男生怎么还不如女生力气大？

你一大男人，为这点事情就哭？

男生穿好看点就是gay

.....

生活中处处有“双标”

不论男女都面临着遭遇性别歧视的局面

倡导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女性的事

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两性哪一方利益受损

我们希望的是平等

少一些歧视

不论男女都应该支持性别平等，反对性别歧视



分享一篇艾玛·沃特森在联合国“他为她”的活动时的关于反对性别歧视的演讲稿：

今天，我们启动了一项名为“他为她”的运动。

我向你伸出手，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希望终结性别不平等——为此，我们需要所有人都参与其中。

这是联合国同类运动中的第一项：我们希望努力并激励尽可能多的男人和男孩倡导性别平等。而且希望这（性别平等）不只是空谈，而是确实确实的看得见摸得着。

六个月前，我被任命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。而随着我谈论女权主义越多，我越发现，“争取女性权益”太容易被当作是“憎恨男人”的同义词。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确实知道的，那就是，这样的误解必须停止。

必须郑重声明，女权主义的定义是：“相信男性和女性应刻拥有平等权利和机会。它是性别间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论。”

8岁时，我开始质疑某些基于性别的假设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想在为家长“微博”上演的戏剧里担任导演，就会被说成“专横”，而男孩们则不会；

14岁时，我开始被媒体报道的某些元素性别化；

15岁时，我的女性朋友们开始退出各自的运动队，因为她们不希望显得“肌肉发达”；

18岁时，我的男性朋友们无法表达他们的感受。

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，这（身份认定）对我来说并不难。但我最近的调查发现，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词。

显然，我成了那些言辞看起来过于强势、过于激进、孤立、反男性、不吸引人的女性行列中的一员。

为什么这个词如此令人不安？

我来自英国，我认为身为女性，我应该和男性同行获得一样的报酬。我认为我应该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。我认为应该有女性代表我参与政治，以及我的国家的决策制定。我认为在社会上，我应该和男性获得相同的尊重。但遗憾的是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使所有的女性都平等获得上述权利。

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，他们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。

这些权利，我认为每个人都该享有，然而（事实是）我只是众多幸运儿中的一个。我的生活是完全完全的特例，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因为我生为女儿而减少对我的爱，我的学校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限制我，我的导师没有因为我将来可能要生孩子而认为我会走不远。这些影响了我的人，都是性别平等大使，是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。他们也许并不知道，但他们是无心的女权主义者。而我们现在，则需要更多这样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仍然憎恨这个词——重要的不是这个词，而是它背后的想法和抱负。因为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够享有我所拥有的权利。事实上，从统计数据看，真的非常少。

1997年，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做了一个关于女性权益的著名演讲。很遗憾，很多她希望改变的事实今天仍存在。

我注意到，听众里只有30%是男性。当只有世界上的一半的人参与并融入这场对话时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影响世界的改变？

男人们——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正式的邀请你们加入。性别平等也与你们有关。

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，我父亲作为家长所发挥的作用被社会所低估，虽然作为孩子，我所需要的他的陪伴和我需要母亲的一样多。

我看到，年轻男性因为害怕自己显得不够“男子汉大丈夫”，从而在承受心理困扰时羞于寻求帮助——事实上，在英国，自杀已经是20 - 49岁男性的第一死亡原因，比交通事故、癌症和冠心病造成的死亡都多。我看到，男人因为对男性成功的扭曲理解而感到脆弱和不安全。性别不平等对男性也没有好处。

我们并不常谈及男人因为性别刻板印象而入狱，不过我可以看到，事情真是这样。并且当他们自由时，女性的境遇也会自然发生变化。

如果男性不再为了被认可而变得强势好斗，女性也不会再感到被迫逆来顺受。如果男性不再被迫掌控一切，女性也不会再被迫受掌控。

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敏感；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强壮……是时候把性别理解为光谱，而不是南辕北辙的两派

如果我们不再把对方定义为自己的对立面，而是把对方定义为我们的一员——我们都会更加自由。这就是“他为她”运动所倡导的，这就是自由。

我希望男性负起这个责任。这样他们的女儿、姐妹和母亲都能够拥有免于偏见的自由，同时，他们的儿子也能被允许脆弱敏感——拥有这些他们曾经摒弃的特质，他们才是更真实和完整的自己。

你可能会想，这个从《哈利·波特》里走出的姑娘是谁？她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做什么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相信我，我也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站在这里。我所知道的是我关心这个问题。我希望它能变好。

同时，因为我目睹过这些事情——并且我又有机会——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说些什么。英国政治家埃德蒙·伯克曾说：“恶势力要想取胜很容易，只要足够多的、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们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。”

当我为这次演讲感到紧张和疑虑时，我坚定的告诉自己——如果不是我，那又该是谁；如果不是现在，那又该是何时？如果当你面对机会时也有类似的疑虑，希望这些话能对你有帮助。

因为现实是，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，那么女性实现与男性同工同酬需要花上75年，而要说，这恐怕得花上几乎一百年。1550万女孩

会在未来16年被迫童婚。同时，按现在的发展速度，在2086年以前，非洲农村都无法实现所有女孩都能接受中等教育。

如果你相信平等，你可能是我前头说到的那些无心的女权主义者的一员。

为此，我为你鼓掌喝彩。

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一个团结的世界，好消息是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团结的运动。它叫做“他为她”。我邀请你站出来，展示自己，畅所欲言，成为一个为女性权益奋斗的男性。以及，问自己：如果不是我，那又该是谁；如果不是现在，那又该是何时！

谢谢。

现在我们有机会近距离了解性别平等，分享活动来了！

分享会主题：女权主义者长这样

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，《北京行动纲领》开启了国际国内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历程。那时候，我们都才几岁，世界的事情离我们太遥远。2012年，女权行动派进入媒体和舆论视野，我们的行动手法成功让更多女权议题进入公众视野，带动政策改变。1995-2016，从最初裹挟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到现在，成长为主动参与推动和创造改变的女权行动者，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？

性 / 别对我们的成长产生哪些影响？

我们是如何逐渐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？

女权主义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哪些变化？

我们如何从性 / 别带给我们的经验看到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性 / 别压迫？

希望我们的故事，也能照见你的生命。

分享者：

台风：F女权小组协调人，关注性别问题，近期在探索如何用戏剧、影像来发声中。

黄叶韵子：女权主义行动派，93年出生，中文系毕业，关注文化研究、当代艺术、性别研究、社会运动、公共精神卫生，曾尝试从北京徒步到广州呼吁高校关注女生心理健康，最近在尝试写出徒步的故事，继续关注和介入抑郁议题。

奕涵：女权拉拉一枚，2012年开始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参与同志运动，2013年接触女权并一发不可回头，保持对生活的好奇，期待遇见更多可能性。

活动信息



武大附近，报名后短信通知



10月17日周一19:00-21:00



主办：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
协办方：新媒体女性，性别+



快来报名吧！

点击下方[“阅读原文”](#)进行报名



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
邮箱: whudatong@126.com

微博@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
任何疑问，欢迎后台留言工作人员

微信号whutong



